



／图文：林少彬

# 陈嘉庚创办水产航海学校



集美大学航海学院（图片源自网络）

## 集美添办水产航海学校

那是1920年的事情。陈嘉庚在他战后出版的《南侨回忆录》第十九则《（集美）添办水产航海学校》（图1）中，心痛的指出，福建省海岸线长而渔业薄弱，因此想要在集美添办水产航海学校。这是陈老

先生对祖国未来的高瞻远瞩，以及他那种敢向沙漠要绿洲的勇气。然而，理想归理想，现实归现实，陈老先生在回忆录中留下了当时他举步艰难而甘苦兼具的回忆：

比如，他致函上海吴淞水产学校代聘一两位教师，而得到的回函是“水产教师国内无处可聘”。结果接受校方推荐的两名即将毕业的高才生，资助他们留学日本两年之后，回来任教。又如出资向德国购买全副机器，在厦门造渔船一艘，为全班学生出海实习之用。另一方面，“此种学校闽粤均未有开办，恐招生不易，故待遇同师范生，学膳宿均免”。过后陈老先生又担心毕业生缺乏出路，“特地向法国购买捞鱼船一艘，来厦门捞鱼，并且出海成绩不错，每次来回数天满载海产物300余担，多是大鱼，素所罕见……”等等，用心良苦，无微不至。

课是开了，船也买了，陈老先生总结这段回忆时，写道：“每年毕业仅一班二十余人，其原因为本地渔利未畅，故向学者少，或志愿不坚，惧怕风浪，至未毕业便去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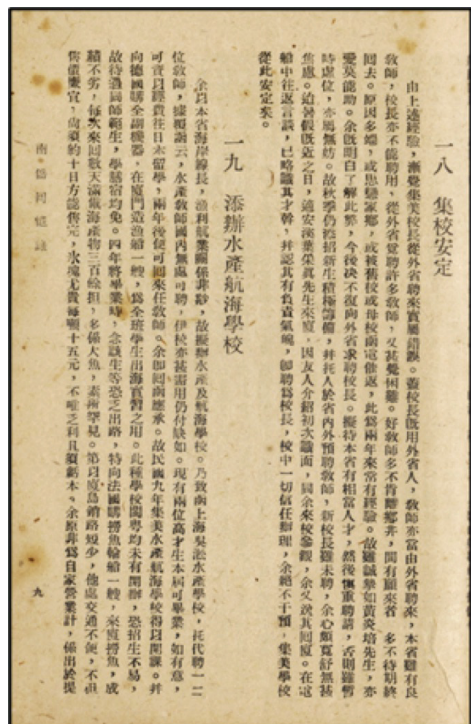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：陈嘉庚著《南侨回忆录》有关集美的校长人选和添办水产航海学校（林少彬藏）

不过，在集美大学坚韧不拔的经营之下，水产航海学校经过几度变迁，已经发展成了今天的集美航海学院。（请参见集美大学网站）

### 新加坡创办水产航海学校

卢沟桥事变（1937年）爆发后，陈嘉庚眼巴巴的看着祖国痛失制海权，绵延几千里的海岸被鬼子封锁，所有港口都无法进口国际社会尤其是海外华侨捐赠的抗日物资。在这种局势恶劣，前途不明朗的大环境之下，陈老先生竟然萌生出要在新加坡创办水产航海课程，希望能够培训出新一代的华侨渔业新血！

拥有创办集美水产学校经验的陈老先生，这回争取到新加坡福建会馆提供经费支援，经过一番筹备工作之后，于1938年12月19日的《南洋商报》上，刊登《新加坡南洋华侨水产航海学校招生启事》（图2）。

这里把启事摘要成以下几点：“新加坡南洋华侨水产航海学校”乃由福建会馆主办。现在要开设“捞鱼”和“航海”两个课程；分成五年制及三年制各一班四十名。投考资格以品行端正身体健康而无患疾者为主，年龄在12岁以上17岁以下的高小毕业生。还为远程学生提供宿膳，共需缴费67元（普通学生为27元）。

我们还可以从报名处的安排，看到陈嘉庚为整个东南亚着眼创办学的宽广胸怀。首先，他在新加坡设置了两个报名处，怡和轩俱乐部和道南学校书记室；在马来亚安排了5处：马六甲，吉隆坡，霹雳，檳城和峇株巴辖；在印尼的苏门答腊安排了棉兰，在爪哇则安排了泗水。

在《南侨回忆录》的第八十九则《新加坡继设水产航海学校》里，陈嘉庚回忆道：“余于民二十八年（即1939年）春，在新加坡倡办水产航海学校，学生三班一百余名，经费由福建会馆担任，铺办三年尚未毕业，而新加坡已失陷。希望战事不久告终，未毕业学生，可回集美或广东等校补修至毕业也。”

战后80多年过去了，“新加坡南洋华侨水产航海学校”几乎已经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，甚至不再出现在研究陈嘉庚的刊物之中，这是很可惜的事情。因为，就在这个事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陈嘉庚先生教育立国的“国”包括了心中热爱的祖国，还有生活与工作的新加坡，临近的友邦马来亚和印尼，远比我们想象中还宽大的地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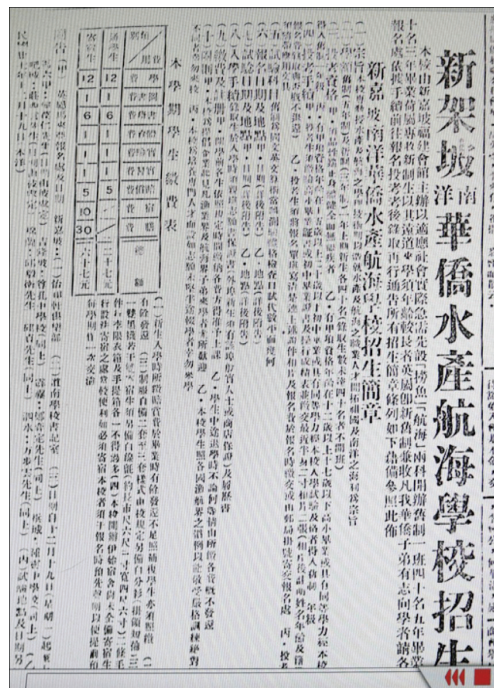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：“新加坡南洋华侨水产航海学校”招生启事（《南洋商报》1938年12月19日）

值得重视的是，陈老先生对教育学科的前瞻力。假如陈嘉庚先生心中有一张《教育蓝图》的话，那么笔者相信，这幅蓝图的未来部分，应该写满不少新科技和新科技名词。这应该是陈老先生对国家未来的憧憬，对年轻一代的期望。

作者为本刊主编